

大旗英雄傳

〔下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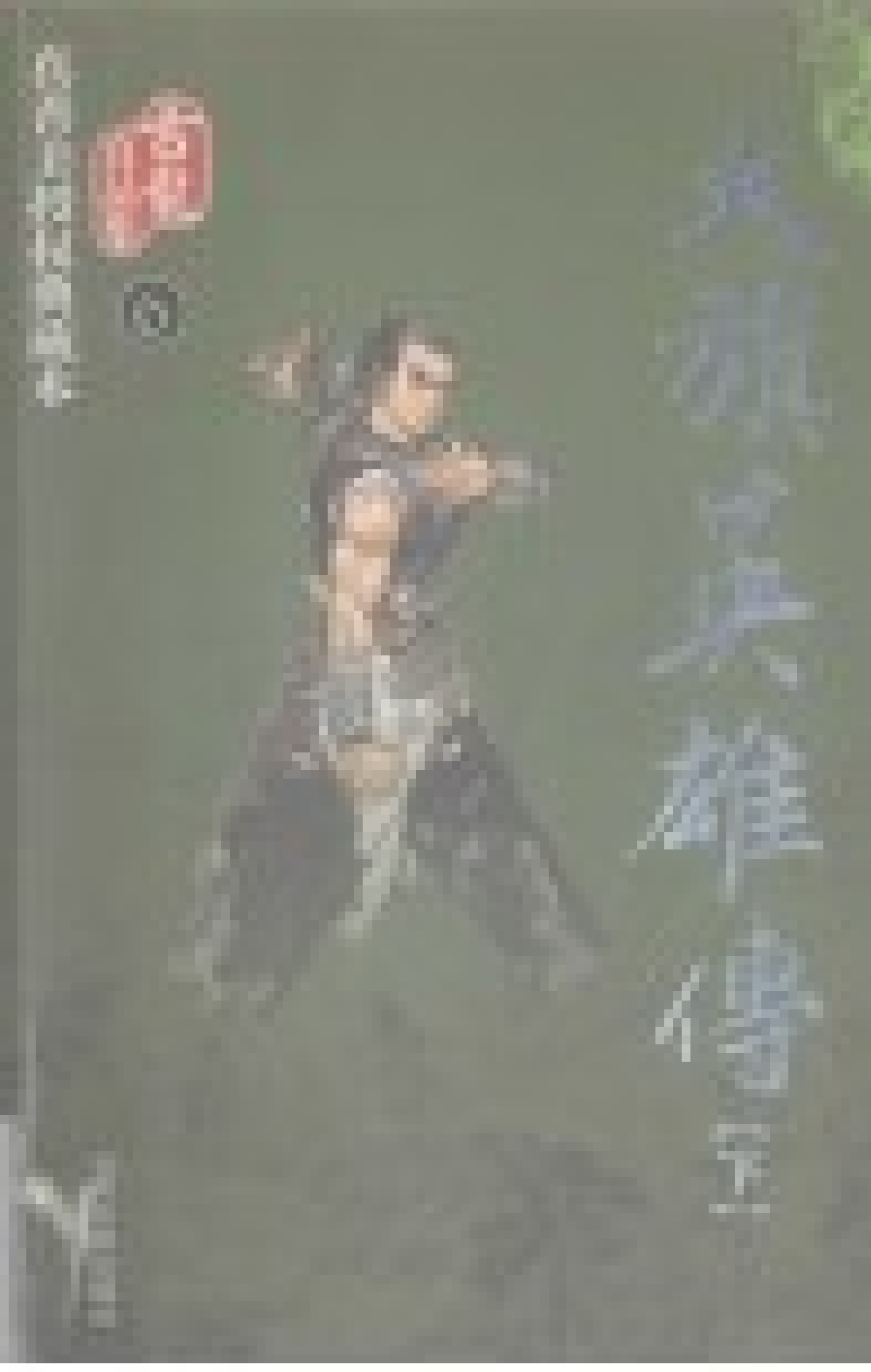


古龍
真品集

6

真善美授权典藏本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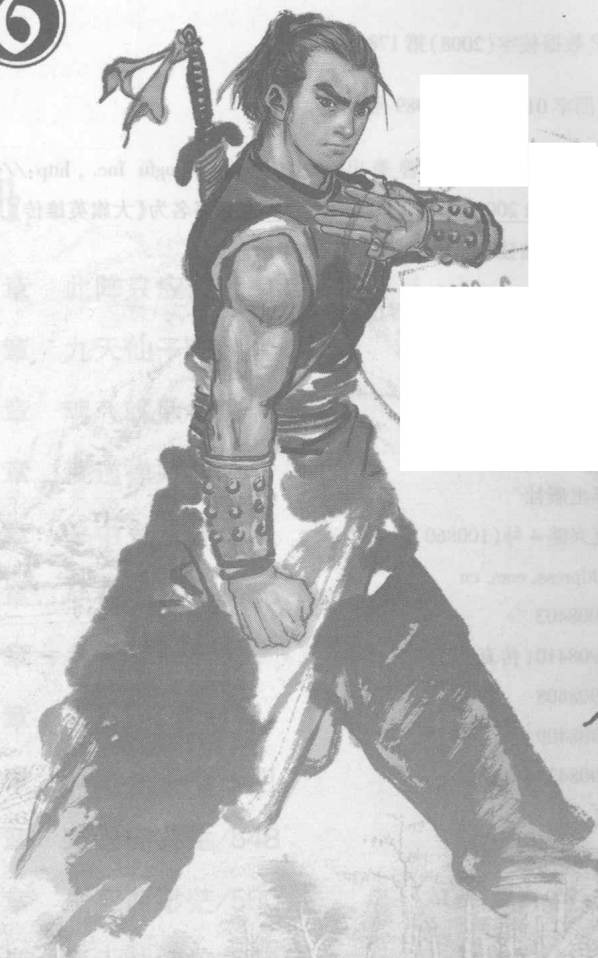
大旗英雄傳

【下】

真善美授权典藏本

古龍
真品集

6



当代世界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旗英雄传. 下/古龙著. -北京:当代世界出版社,2009.1

(古龙真品集)

ISBN 978-7-5090-0424-1

I. 大… II. 古… III. 侠义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78110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01-2008-5989号

本书授权者及原出版者为台湾真善美出版社(ChineseKungfu Inc., <http://www.ChineseKungfu.com>, Copyright 2009, Sung Enterprise Inc.),原书名为《大旗英雄传》,授权由当代世界出版社在中国大陆独家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。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专有使用权归当代世界出版社所有

书 名: 大旗英雄传

作 者: 古 龙

责任编辑: 李士荣 权宁君

出版发行: 当代世界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复兴路4号(100860)

网 址: www.worldpress.com.cn

编务电话: (010)83908403

发行电话: (010)83908410(传真)

(010)83908408

(010)83908409

(010)83908423(邮购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河北三河市文阁印刷厂

开 本: 640毫米×960毫米 1/16

印 张: 53

字 数: 860千字

版 次: 2009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90-0424-1/I·084

定 价: 66.00元(全二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版权所有,翻印必究;未经许可,不得转载!



第29章 此阵只应天上有

只听身后咯咯一声娇笑，一阵雄赳赳心，已带着风声打向他背后推下“命门”穴。三招过后，铁中棠才知道这些少女们每一个脱衣的动作，都蕴含着一着极厉害的招式。

下册

第29章 此阵只应天上有/409

第30章 九天仙子下凡尘/425

第31章 魂飞魄散/440

第32章 武道禅宗/455

第33章 拳中有奇境/471

第34章 尽在不言中/486

第35章 各怀异心/501

第36章 重重隐秘/517

第37章 多情亦多恨/531

第38章 无语问苍生/548

第39章 生死两渺茫/560

第40章 斯人独憔悴/574

第41章 各有奇遇/587

第42章 阴错阳差/601

第43章 人间惨剧/615

第44章 往日泪痕/630

第45章 夜半歌声/644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古龙真品集. 下/古龙著. —北京:当代世界出版社, 2009.1

(古龙真品集)

ISBN 978-7-5099-0404-1

I. 古… II. 古… III. 武侠小说—中国—当代—作品集—作品集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11114号

- 第46章 毒神之秘/657
- 第47章 冷语椎心/669
- 第48章 悲歌断肠/681
- 第49章 铁血柔情/692
- 第50章 草原风云/704
- 第51章 祸福无常/715
- 第52章 阴差阳错/726
- 第53章 因祸得福/738
- 第54章 因福贾祸/750
- 第55章 天崩地裂/760
- 第56章 香消玉殒/771
- 第57章 草原之猎/782
- 第58章 古庙之秘/793
- 第59章 浴血战荒祠/803
- 第60章 落日照大旗/815

●附录一:真善美重现江湖 宋德令/829

●附录二:《古龙真品集》六部作品首次出版年表 真善美出版社/832





第29章 此阵只应天上有

只听身后咯咯一声娇笑，一件绿缎背心，已带着风声打向他背后椎下“命门”大穴。三招过后，铁中棠才知道这些少女们每一个脱衣的动作中，都隐含一着极厉害的招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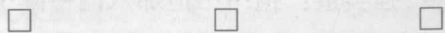
铁中棠知他已中自己激将之计，大喜跟去，只见麻衣客身形奔行在玉石长廊间，望之有如凌虚而行。原来那藏宝之室与水灵光所在之地，相隔虽仅一壁，但两室间的道路，却是曲折绵长，繁复已极。铁中棠见那道路之曲折变化，竟似暗合奇门生克之理，但他既入虎穴，索性什么都不管了。

奔行了片刻，方至地头，只听水灵光歌声自珠帘中传出。歌声如丝如缕，唱的是：“只道不相思，相思令人老，几番细思量，还是相思好。”简简单单几句话，当真将相思滋味，刻画得深深入骨。

麻衣客冷“哼”一声，道：“相思有什么好？”一步跨入珠帘，见到水灵光，面上怒容，立刻消失无影。

水灵光却已见到他身后的铁中棠，神情立刻呆住，亦不知是悲是喜，手里的书，也“噗”地落了下来。两人目光相对，便生似再也分离不开，麻衣客站在一旁，看得心里委实不是滋味，大声道：“既已相见，快说话呀！”

但两人目光还是瞬也不瞬，都觉此时无声远胜有声，纵有千言万语，又怎说得出自己的心意。



麻衣客自桌上拈起枚葡卜，一面咀嚼，一面在两人间走来走去，不知不觉间，竟将葡卜连皮带核都吃了下去。那葡卜本是异种，芳香甘美，但他此刻却食而不知其味，口中喃喃叹道：“容易！容易……”

唉，难！难！难！”

只听门外“噗哧”一笑，阴嫔怀抱着“嫔奴”，款步而来。她乌发如云，盈盈娇笑，身披白纱，长裙曳地，更显得风姿绰约，白纱下露出双白生生的手腕，腕上金钏，随着脚步叮当作响，看来不但比那日山谷中更为丰腴，而且更为娇美年轻了几分。她款摆腰肢，走到铁中棠身畔，轻轻笑道：“小弟弟，可知道他嘴里方才说的容易是什么？难是什么？”

铁中棠感激地瞧了她一眼，微笑道：“此刻杀了我容易，但纵然杀了我，若要灵光将我忘记，仍是难如登天。”

阴嫔嫣然一笑，转向麻衣客，道：“他说的可对？”

麻衣客笑道：“你引来的少年，脑筋自然不错。”

阴嫔咯咯娇笑道：“既然不错，那么你自己也知道永远不能让这女孩子回心转意，与你来往的了，那么……就不如放了她吧！”

麻衣客面色一沉，道：“哼，哪有这般容易？”

水灵光突然轻掠而来，拜倒在地，仰首道：“你与其将我困在此地，教我恨你，倒不如放了我，我永远也忘不了你的好处！”她目中泪光莹莹，满面凄楚哀怨，铁石人见了也不能不为之动心，那颤抖着的吃吃口音，更令她平加几分缺陷的美，要人自心底对她升起怜惜。

麻衣客瞧了她几眼，苦笑道：“我实不愿你恨我，怎奈我若放了你，你立刻便走了，永远记着我的好处，又有何用？”

水灵光道：“那……那么你就杀了我吧！”

麻衣客仰天叹道：“我又怎忍杀你……”

铁中棠道：“你既不杀，又不放，究竟要怎样？”

阴嫔笑道：“对呀，你究竟要怎样，也该让人知道才是，这样拖下去，难道当我永远不会吃醋的么？”

麻衣客失笑道：“哦，原来你也会吃醋的……”负着手又走了几转，突然驻足道：“有了！”

铁中棠道：“怎样？”

麻衣客道：“你若能闯得过我八门一阵，我便放你两人！”

阴嫔面色微变，强笑道：“但……但那八门一阵……”

麻衣客笑道：“但什么！我昔日也是硬碰硬闯过那八门一阵的，否则先父也不会让我下山！”

阴嫔道：“谁不知道你是武林奇才，世上又有几人能比上你，但是他……唉！他也不差！”





麻衣客大笑道：“他既不差，就试试吧，怎样？”最后两字，自是对铁中棠说的。

铁中棠暗忖道：“你既闯得过，我为何闯不过。”只要竞争公平，他便毫无所惧，绝不逃避，当下大声道：“好！”

□ □ □

麻衣客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都随我来！”大袖飘飘，当先而行，三转两转，将众人带入一间石室。那石室形作八角，共有八门，门上重帘垂地，分作红、橙、黄、绿、青、蓝、紫、黑八色，也不知门内藏有何物。暗色垂帘门前，有几具石榻玉几，放着些鲜果佳肴，香茶美酒，翠杯玉盏，琳琅满目，美不胜收。

铁中棠暗暗忖道：“八门已见，却不知一阵何在……”只见麻衣客双掌一拍，除了黑门外，另七道垂帘里应声走出七个人来，垂帘颜色不同，走出的人身上衣衫颜色也不同，什么样颜色的垂帘里，走出的便是身穿同样颜色衣衫之人。

这七人秋波盈盈，也都是绝色少女，但衣衫不但颜色各异，式样也无一雷同，有的是宽裙大袖，有的是云披短裙，有的窄脚袖，缀边裤……反正各种各式的衣衫式样都有，一时也难说清，那衣香鬓影，娇声笑语，却教人目迷五色，就连水灵光都几乎看得呆了。

铁中棠暗叹忖道：“这些少女，个个俱是人中绝色，也不知他是何处寻得来的，但他还不知足，看来……”思念尚未转完，却见这七个锦衣少女，已娇笑着将他团团围住，铁中棠皱眉道：“这就是前辈要我闯的阵么？”

麻衣客大笑道：“不错，此阵只应天上有，人间哪得几回见，你能一闯此阵，纵然输了，福气也算不错。”

铁中棠道：“如何闯去，输赢如何作准？”

麻衣客笑道：“此阵名唤‘仙女脱衣阵’。”铁中棠听了这名字，双眉已不禁深深皱在一齐。只听麻衣客接道：“这七个小丫头，武功虽不甚高，但也不弱，她七人将你围在中央，一面脱衣，一面动手脱你的衣服，等到她七人衣服脱尽了，而你的衣服却未被她们脱下一件，这一阵便算你赢了一半，还有一半么……哈哈，还有一半先等你赢了这一半再说也不迟。”

铁中棠听得又惊又奇，目定口呆，水灵光却听得红生双颊，呆在当地，只见锦衣少女们秋波乱抛，吃吃娇笑不绝。

麻衣客笑容更是得意，道：“我这‘七仙女阵’，武林中敢夸无人见过，能闯过此阵之人，武功便可算是高手了！”

铁中棠暗忖道：“此阵虽然匪夷所思，但我又不是死人，怎会被她们脱了衣服……”当下大声道：“她七人衣服要脱多久？”

麻衣客大笑道：“她们七人不住脱衣，绝不停顿！”

铁中棠微一沉吟，大声道：“她们七人脱衣之时，我若将她们全都打倒，脱阵而出，这又当如何？”

麻衣客笑道：“你若能将之打倒，自也算你胜了。”

铁中棠暗忖道：“这七人武功纵不弱，但她们既不住脱衣，哪里还能动武，我乘机将她们全都击倒，也就是了。”一念至此，整了整衣衫，道：“好，姑娘们请出手。”

锦衣少女们轻轻一笑，身形闪动，在铁中棠身侧围了个丈余方圆的圈子，那甜甜的笑声，已足够令人心动。

水灵光忽然大声道：“且慢，他……他若输了如何？”

麻衣客笑道：“他若输了，还有一次机会，你且看这四面石壁之上的人物图形，所雕俱是破阵之法，只要他能在七日之中，将壁上武功学会，七日后必能破阵……哈哈，想当年我也是在七日之中破了阵的。”

水灵光转目四望，只见四面石壁之上，果然满雕人物飞翔刺击之势，不禁垂首道：“如此说来，这倒公平得很。”

麻衣客笑道：“若要不公平，我自己难道不会与他动手么，与人争胜，总要人心服口服才是！”他缓步走向黑帘前石榻，笑道：“请来这里观战如何？”

阴嫔娇笑着当先随去，水灵光瞧着麻衣客暗暗忖道：“此人虽可恨，但有些地方，倒也不失为君子。”一念至此，不禁对他稍生好感，随过去轻叹道：“你已有了这么多千娇百媚的……的人，为何还……还偏偏要……要不肯放我？”

麻衣客斜倚榻上，微微一笑，也不答话，阴嫔却咯咯笑道：“好妹子，告诉你，你越是不肯答应，他越是想你。”

水灵光呆了，道：“男……男人都这样贱么？”这却令麻衣客听得目定口呆，阴嫔早已笑得花枝乱抖。

过了半晌，麻衣客方才苦笑着摇了摇头，拍掌道：“乐起，阵发！”





语声清朗，直穿出户，户外乐声立起。这乐声抑扬顿挫，奏的曲调仍是诸般赏心乐事，要人不由自主听得心旷神怡，锦衣少女随着乐声，轻移莲步，转动起来，铁中棠见她们转了两圈，仍无动手之意，忍不住脱口道：“脱呀！”

话才出口，脸已不禁一红，只听阴嫫咯咯笑骂道：“好个不害臊的大男人，硬逼着人家姑娘们脱衣服么？”

水灵光虽然心中有事，也不禁听得一笑。

□ □ □

这时乐声突变，由悠扬之声，变为轻柔之调，自红珠垂帘中出来的红衣少女娇笑道：“莫急，这就脱了。”语声中但见她纤手微扬，娇躯半转，已将身上的红绸披肩除下，有如一片红云般，洒向铁中棠面门！这披肩虽是一方红绸，但在她手中洒出，但闻风声猎猎，力贯四指，实如一件极厉害的外门兵刃一般。

铁中棠哪敢怠慢，身形一闪，堪堪避过，另一少女已将身上橙色短衫除下，随手拂来。但见衣角飞扬，斜拂铁中棠大横肋外“章门穴”，用的竟是武林罕见的“拂穴”手法，认穴之准，不差分毫。

铁中棠一惊之下，错步折腰，只听身后咯咯一声娇笑，一件绿缎背心，已带着风声打向他背后椎下“命门”大穴。三招过后，铁中棠才知道这些少女们每一个脱衣的动作中，都隐含一着极厉害的招式。

她们的动作，虽然极尽温柔诱惑，但招式却是奇诡变幻，人所难测，而且七人联手，配合无间，一招连着一招，有如抽丝剥茧，连绵不绝，根本不给对方喘息的机会，再加上那柔靡的乐声，甜甜的笑声，更令人心旌摇荡，更何况那眼前飞舞的衫裙，也令人目迷五色，眼花缭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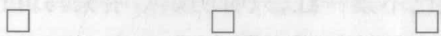
铁中棠又惊又奇又骇，虽然勉力支援，但十数招过后，便已汗流浹背，举手出招，都变得困难已极。要知借脱衣之姿势发出的招式，招式自是奇诡百出，武林罕见，以衣衫作为兵刃，自也令人难防。加以七人联手，乐声乱心，衣裙迷目，无论其中任何一事，已足使人手忙脚乱，何况四管齐下！

就连阵外的水灵光，也不禁暗暗心惊，麻衣客侧目笑道：“且看我这七仙女阵，是否天下第一奇阵？”

阴嫫叹道：“别的阵式纵有此厉害，也无此奇诡，有此奇诡，却又无此香艳悦目，令人动心，我走遍江湖，见的厉害阵式也不少了，但像

这样集威力、奇诡、诱惑、好看、迷人、香艳于一身的阵法，却当真是从来未见，端的可称是天下第一奇阵了，也只有你们家这些精灵鬼才想得这种阵式来。”

麻衣客满面得意，大笑道：“好的还在后头哩，等着瞧吧。”



这时乐声更是柔靡诱人，有如怨妇思春，荡妇呻吟。那些锦衣少女面上笑容更媚，身上的衣衫，也已除下一半，有的露出了半段粉腿，有的露出一双玉臂，有的衣襟半解，酥胸浅露，有的长衫已褪，圆脐撩人……衬着满地衣裙锦绣，望去更是五光十色，心醉神驰。要知她们衣衫的式样各不相同，脱法也不同，是以才能发出各种不同的招式，出招之部式，更是千奇百怪，说也说不尽。这阵法的妙处，果然是越看越多，越多越妙。

铁中棠掌风虎虎，指东打西，纵施出一身解数，仍是难以招架，只是他招式委实太快，是以还可支援。

突听那黄衣少女媚笑道：“你看我的腿好看么？”水葱般纤指轻轻一抽，裙带已解，长裙顿落。但见她右足一勾，白生生的修长玉腿，带着落地的长裙飞起，竟以“鸳鸯双飞足”，急踢铁中棠腰下。玉腿纷飞，妙处隐现，铁中棠只觉心头一跳，后面又是一双粉腿飞来，他来不及抵挡，只有纵身跃起。

黄衣少女娇笑道：“呀，还是踢得着！”如霜白足，轻轻一抖，足上的鞋子，宛如暗器般打了出去！这一招确是妙绝人寰，令人再也想不到。

铁中棠身形凌空，只见四只鞋子，带着四道风声前后袭来，立刻张臂飞足，要先将前面两只鞋子踢落。哪知这些少女以足飞鞋，力道之拿捏，竟与暗器高手无异，后面两只鞋子，竟然后发先至，直打铁中棠双膝！

铁中棠骤出意外，眼见避无可避，突然身子一攀，凌空一个斤斗翻落下来，闭起眼睛，双拳挥出。只因他实在不敢去看人家双腿飞起时之姿，是以先闭起眼睛再出招，但拳风虎虎，却令人不得不退。

阴嫔拍手笑道：“好招！”

麻衣客道：“也未见太好，水小妹，你说好不好？”水灵光早已看得目摇神驰，哪里有心听别人说话。

一个紫衣少女忽然轻轻抬起腿来。她身上宽衫长裙已褪，只剩





下半截紧衣，还有双浅紫色的袜子，紧裹着那修长匀称的玉腿。此刻但见她左手五指尖尖，插入了袜口，右手提着袜尖，向外一拉，长袜立刻被脱了下来，有如一条长鞭般，直打铁中棠面目，口中娇笑道：“给你只臭袜子闻闻！”玉腿也乘势飞出，一招两式，上下交攻，端的厉害已极。

铁中棠哭笑不得，这种招式，他哪敢去接，连忙回过头去，哪知身后也有人娇笑道：“你不嗅她那只，嗅我这只也一样？”果然又是一只淡青色的袜子长虹般飞来。

铁中棠虽处险境，临危不乱，他变招是何等迅快，双臂振处，身子突地窜出，堪堪躲了过去。他本可乘机发招，虽未见能伤人，但至少也可稍挽颓势，怎奈他目光转处，只见到一双白生生的腿，这一招却教他如何下手。他面前正是那婀娜的红衣少女，但此刻她衣裙却已尽褪，只剩下一件鲜红色的马甲背心，衬得肌肤更见莹白！只见她右手抓着马甲下左端襟摆，左手抓着右摆，双手向上翻扬而起，马甲立刻被脱了下来。无论任何人脱套头背心的姿势，俱是如此，但她却将之化作招式，那背心有如红云般当头向铁中棠罩下！

铁中棠想也不想，双掌齐出，“黑虎偷心”直打对方胸膛，是以那红衣少女使出那一招后，前胸自然空门大露，铁中棠这一招黑虎偷心，以攻为守，正是好着，但他招式方出，才发觉对方马甲内已再无别物，但见酥胸如玉，鸡头新剥，铁中棠眼前一花，这一招哪里还能出手。

这情势笔下写来虽慢，招式却快如闪电，怎容他稍有失着，就在这刹那间，他双臂已被人左右托住。红衣少女咯咯一笑，将那鲜红的马甲，轻轻蒙在铁中棠头上，纤纤十指，便来解铁中棠衣钮。

铁中棠惊怒之下，方待挣扎，怎奈左右双肘之“曲池”大穴，已被轻轻捏住，竟然动弹不得。

麻衣客大笑道：“丫头们！莫撕了他衣服，知道么，要将他衣衫好生生剥下来，才显得咱们这七仙女阵的妙处。”

红衣少女娇笑道：“若要撕他衣服，还会等到现在么？喂，我说你放心好了，咱们绝不弄坏你一粒衣钮！”话说完了，铁中棠上衣也被脱下，他茫然木立在地，但见四下少女娇笑如花，媚眼如丝，身上粉光致致，活色生香，地上满堆各色锦绣，衬着一双双如霜白足，但她们衣衫果然还未脱完，自己果是输了。

托着他右肘的黄衣少女媚笑道：“你瞧什么？只怪你太差劲了，· 415 ·

你若能再挡片刻，咱们……咱们……”

另一边的绿衣少女笑骂道：“小妮子，要说就说，害什么臊？”

黄衣少女咯咯笑道：“你若能再挡片刻，眼福就更好了，知道么？”她胸膛一挺，铁中棠连忙闭起眼睛，心中亦不知是羞是恼！

那红衣少女提着铁中棠的上衣轻轻一抖，娇笑道：“男人的衣服，都有些汗臭气，你们谁要……”话声未了，已有一条人影自榻上横空掠来，秀发飞扬，衣衫飘飘，姿势之美，无与伦比，正是水灵光。



她满面俱是哀怨愁苦之意，但秋波中却带着怒光，娇叱道：“拿来！”双手齐出，去抢红衣少女手里衣服。

红衣少女双手一缩，将衣服藏到背后，轻退了两步，道：“唷，好不害臊，这衣服又不是你的，你抢什么？”

水灵光道：“你……你拿不拿来！”她本就不善与人争吵，此刻又气又急，更是说不出话来，苍白的双颊，也激起了一阵淡淡红晕，望之更是美如天仙。

麻衣客不禁瞧得呆了，红衣少女笑道：“这件臭衣服，咱们也不稀罕，但你若要，就偏偏不给你，妹子们，是么？”

锦衣少女本想水灵光夺去她们的宠爱，对她早就有些妒恨，此刻一齐拍掌笑道：“对，对，偏不给你。”

水灵光轻轻咬了咬嘴唇，目中突然流下泪来，锦衣少女笑得更是开心，道：“呀，哭了，大姐，你瞧她哭得这样可怜，就给她吧！”

红衣少女笑道：“呀，这副小脸蛋，一哭果然更美了，只可惜我不是男人，你越撒娇，我越不还你。”水灵光呆呆立在地上，头垂得更低了。

铁中棠瞧在眼里，心里又是伤心，又是怜惜，暗叹忖道：“灵光的天性，委实太柔弱了，任何人都可欺负她！”

一念尚未转完，突听“吧吧吧”三声轻脆的掌声，原来水灵光突然出手如风，在红衣、黄衣、绿衣三个少女面上，各各打了一掌，这三掌打得骤出不意，红衣少女们竟被打得呆了。

麻衣客大笑道：“打得好……打得好！”

只见水灵光反手一抹面上泪痕，大声道：“放下衣服，出去。”

锦衣少女再也想不到这柔弱的女子，竟会突然变得如此凶狠，目定口呆，面面相觑，一齐怔住。





铁中棠更是又惊又喜：“灵光变了，变的好！”他却不知道水灵光性子原极强韧，否则又怎能忍受在那泥壑中的非人生活，只是她从小就被养成那逆来顺受的脾气，是以看来显得极为柔弱，但别人若是将她逼得急了，她脾气发出来却是非同小可。

只见她突然一把把抓起地上的红衣绿裙，没头没脑地往锦衣少女们面上抛了过去，锦衣少女们又惊又奇，竟被她抛得四下奔逃，刹时间但见燕语莺叱，玉腿纷飞，满堂俱是春色，红衣少女跑到门口，方自回首道：“臭衣服，谁稀罕，你拿去把！”远远将铁中棠衣服抛了过来。

水灵光纵身接过衣服，麻衣客大笑道：“妙极妙极，想不到一群小野猫，竟被个小白兔制伏了。”

阴嫔“噗哧”笑道：“看来黄鼠狼要吃兔子肉，可真不容易。”

麻衣客大笑道：“我是黄鼠狼，你就是妖狐狸。”

水灵光却似没有听到他们的话。呆了半晌，缓缓走到铁中棠身前，递过衣服道：“你……你穿上吧！”

铁中棠知道她是为了自己受侮，才会发这脾气，心头也不知是甜是苦，伸手接过：“好……我穿上。”

水灵光道：“这七天……”

铁中棠道：“这七天我自会好生揣摸，只要他能在七天里学会破阵的法子，我也一定能学会的。”

他缓缓穿起衣服，接道：“这衣服穿上，她们就再也脱不下了。”

水灵光瞬也不瞬地瞧着他，口中虽未说话，但目光中满注深情，也充满了对他的信任之意。

阴嫔瞧了瞧麻衣客，故意长叹道：“好一对璧人，当真是郎才女貌，天成佳偶……”抱着“嫔奴”，婀娜走了出去。

麻衣客冷“哼”一声，道：“这七日之中，你虽可在此揣摸破阵之法，但足迹却不可出此室一步。”

铁中棠道：“这七日时光，是何等宝贵，你纵以八人大轿来抬我，我也不会走出此室一步的。”

水灵光道：“对了，我也不扰你，你……你赶紧学吧！”转过身子，缓步走出，但将出门户，又不禁回首而顾。

麻衣客冷笑道：“她对你如此情深意重，我若不让你为她吃些苦



头,也显不出你对她的心意。”

铁中棠笑道:“前辈要我吃苦之时,想必自己是在吃醋?”

麻衣客大笑道:“对了对了,猜得不错,我若不吃醋,也不会要你吃苦了。”大笑转身,拂袖而出。

水灵光立在门口,惶声问道:“什么苦头?”

麻衣客曼吟道: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,必先劳其筋骨,饿其体肤……”声音渐远,终于带着水灵光走了。



铁中棠略作将息,立刻开始揣摩,只见四壁之上的图形,每一姿势,果然俱都是演示一着极精妙的招式!这些图形虽独立便可自成招式,有的却须五七相连,方成一招,但招式之间,却均有联系,其中变化之微妙,端的是武林罕睹,铁中棠暗叹忖道:“那麻衣人胸襟磊落,性情却偏激,当真是善恶不辨,奇怪已极,但若非如此奇怪之人,又怎会将这种精微之武功,轻易示人?”他天性自极好武,此刻骤然见着这等精奥之武功,自是大喜如狂,当下放开一切,眼瞧石图,手比招式,心中揣摩。

一个罗衣少女,捧着具沙漏计时之器,飘飘走了进来,娇笑道:“瓶中之沙漏尽,便是一日过了。”

铁中棠全心全意俱沉醉于那招式之变化中,随口漫应一声,却连回头都未回头去瞧上一眼。他再以这壁上招式与方才少女们的招式比较,只觉那些少女之“脱衣拳”虽是奇诡无比,古今所无,但这壁上之招式,却果然恰是她们的克星,一招一式,俱都恰恰可将对方脱衣之动作封死,那招式有时看来亦是平平常常,但稍一端详,便可发觉对方遇着此招,立刻缚手缚足,再也无法出手。

铁中棠如醉如痴,越看越是巧妙,到后来突又发觉这壁上招式,俱是守势,讲究的是:封、闭、拦、挡、切、锁、缠这七学要诀,再一深思,又发觉那“仙子脱衣拳”,却俱是攻势,踢、打、拂、刺、劈、砍、勾,无所不至,应有尽有,这攻势虽然凌厉无俦,但有时一招攻出之后,自己却不免空门大露,世上的武功虽杂,但似这般只攻不守的招式却是绝无仅有!

要知招式攻而不守,那攻势自然凌厉,守而不攻,那守势自也严密,若将此两种招式合而为一,正是套绝妙拳术。但若将此两种招式分开,本都无法单独成立,唯因那“仙女阵”乃是七人联手,一人失手,



救援立至，是以招式之间，自可不必防护自己，何况，她们空门大露之时，也就是罗襟乍解，香泽初闻之时，对方若是正人君子，怎肯放手击那“空门”，对方若非君子，见此情况，正足销魂，想来也舍不得下那辣手摧花，见了此阵之攻势，便可较世上其他阵式俱都凌厉几分。

铁中棠智慧是何等聪明，焉有看不出此中妙处之理，不禁为之又惊又叹：“若非奇人，又怎能创出这般奇招？”转首望去，突见那漏中黄沙，竟已将完全漏尽，原来他沉醉于武功之中，竟已不知不觉过了一日。不知时间已过去这般久倒也罢了，此番既已知道，铁中棠才想到自己已有多时未进饮食，顿觉腹饥难忍。只见玉榻上的瓜果饮食，早已不知何时被搬走了，却有个轻衣少女笑孜孜地瞧着他，正是那送时漏来的女子。

铁中棠不由走过去，抱拳道：“姑娘！”

那女子不等他话说完，先已笑道：“你可是饿了么？”

铁中棠呆了一呆，讷讷道：“姑娘怎会知道？”

轻衣少女抿嘴一笑，露出只深深的酒涡，笑道：“我等你说这句话已有许久了，那时你学武学得肚子都不顾了。”

她肌肤莹白，眼波流动，虽非绝色美女，但却带着种说不出的风韵，此刻嫣然一笑，更是撩人。

铁中棠道：“姑娘若方便，不知可有食物……”

轻衣少女拢了拢鬓发，横眸媚笑道：“他吃醋，你吃苦，这句话你莫非已忘了么？何况……”

她咯咯笑着，接道：“世上最最胸襟阔大的人，只怕也不会拿出好酒好肉，来招待他的情敌吧！”

□ □ □

铁中棠又一怔，道：“这……这……”他这才知道麻衣客“饿其体肤”这句话之含意，但若无饮食，又怎能支援七日？

轻衣少女眨了眨眼睛，斜卧到玉榻之上，轻轻笑道：“他要我告诉你，你若要饮食，也不难，但……”横眸一笑住口。

铁中棠脱口道：“但什么？”

轻衣少女笑道：“你若不再与他赌斗，便是他的客人，他自要好生招待你，否则，便要你做工来换食物。”

铁中棠暗暗忖道：“原来这就是‘劳其筋骨’！”他心中虽然气恼，却又无可奈何，叹道：“做什么工？”